

论“道学西用”的当代启示

吕锡琛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20世纪以来西方世界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危机, 道家思想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救治社会弊病之良方, 玻尔、李约瑟、普利戈金、卡普拉、荣格、马斯洛等人将其应用于心理学、物理学、管理学、政治学、养生保健等多个领域, 谱写了中西文化互补、互融、互鉴的新篇章。这一文化现象启示我们,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式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既要对其智慧存有敬畏之心, 又要根据时代精神对其进行扬弃、诠释、转化和创新; 既要对其经典深入研究, 也要对其智慧加以应用; 既要注重文化自信, 又要注重中西文明互鉴, 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和向度, 更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 道家思想; 道学西用; 现代诠释; 活化; 启示; 文明互鉴

中图分类号: B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2-0025-08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式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反思中国哲学之研究向度,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和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 体察 20 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道家思想的吸纳与应用, 或许能为推进以上课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西方世界在进入 20 世纪以来,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皆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危机, 现代科学的发展让人重视物质却忽略精神追求, 从而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人们对于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于是, 一部分人士将目光投向东方, 将道家思想视为救治社会弊病之良方。玻尔、李约瑟、普利戈金(又译普利高津)、卡普拉、荣格、马斯洛、韦恩·戴尔等西方学者被道家思想中深邃而独特的智慧所吸引, 他们超越西方文化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藩篱, 以各自的方式吸收道家智慧进而应用于心理学、物理学、管理学、政治学、养生保健等多个领域, 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笔者将这一文化现象称之为“道学西

用”。迄今为止, 虽有学者曾分别论述道家思想在自然科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养生保健等领域的影响, 但鲜有研究者关注这一文化现象对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和哲学研究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 这一现象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从西方反观中华文化之现代价值、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他者”视角, 超越“身在此山中”的视域而获得启示。正如中西文化交流史专家张西平先生所说:“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1] 本文拟从态度立场、研究向度和文化互鉴等角度略述己见, 抛砖引玉, 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一、敬畏之心与理性审视同在

以何种态度或立场来看待中国经典和先贤? 陈寅恪先生主张“同情的理解”, 不苛求古人, 而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收稿日期: 2022-12-15; 修回日期: 2024-02-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道学西用回顾及借力弘道之策略研究”之子课题(20215506)

作者简介: 吕锡琛, 女, 湖南邵阳人,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道学文化、传统伦理及养生保健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一主张已是十分难得,在中国学界曾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细究其意,这种态度基本上局限于理性和知识的层面,限制和窄化了人们对中国经典进行更深层次的体悟和认识,难以深契先贤思想之奥义与精髓。

这种“同情的理解”与西方学者对道家深怀崇敬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例如,著名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对道学代表人物老子推崇备至,他在其自传的“结语”中称:“老子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见多识广的这位老者的原型是永恒地正确的。”^[2]他在阅读了道学修炼作品《太乙金华宗旨》之后坦言:“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西方人,我别无选择地被这部中国著作的奇思异想深深迷住了。”^{[3](71)}在其他西方心理治疗学家那里,同样也表现出对老子的服膺。美国心理治疗家、“哈卡密疗法”的创立者和实践者格雷格·约翰逊(Gregory J. Johanson)和荣·克尔兹(Ronald S. Kurtz)以大量的案例证明,“老子的智慧如何在特殊时刻为有效技术的介入提供了基础和框架”。老子柔弱虚静无为等思想被他们奉为心理治疗的“根基”。他们强调,治疗者是否在心理治疗中自觉地运用这些“根基”性的原则,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治疗结果,“如果治疗者紧紧依靠这些原则,时时不离这些原则,那么,在治疗过程进行时,就会自然演化出各种技巧来”,否则“他们用的各种技巧简直就起不了什么作用”^{[4](111-112)}。

将《道德经》融入民众生活的美国作家、教育家韦恩·戴尔更是对老子深怀崇敬。在《改变思想,改变生活——老子智慧的现代启迪》一书的前言中,他谦恭地说,《道德经》中“具有深刻影响的话语让我肃然起敬”,“全身心地进入阅读、写作、阐释的状态,尤其是要按照这81章所说的去做”,“通过老子神秘而又实用的哲学,能够给你当下的生命带来愉悦”^[5]。正是对老子思想的虔敬与践行,让韦恩·戴尔受益良多,甚至帮助他度过了人生的困境。因此,在该书的“结语”中,他深切地说:“我深感内心的平和。谢谢你,老子!”^{[5](356)}这些满怀深情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从未到过中国又不懂中文的美国人人口,令人感动和震撼。正是这种虔敬的态度,为西方

学者深切体悟老子智慧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而仅以“同情的理解”去研读《老子》的人是不太可能获得这些深切感受和宝贵启示的。

在以敬畏之心面对道家的同时,西方学者又注重理性分析。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文化的视域中对多种文明进行考察和比较,从中找出各自的特征。在这种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他对于道家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有了更为清晰的判断。他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在所有哲学中,道家最早预料到,在通往文明的路上,人类无法与其生活、运动和存在的终极现象的灵性和谐相处,最终影响了自己在宇宙中的状态。”^{[6](220)}通过这种理性分析,汤因比将改变世界不和谐状态的希望投向了道家思想。他认为,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动和存在。因此,道家思想的意义就不仅限于它产生的那个时代和环境,“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6](276)}。

西方学者尊重和谦恭地面对道家思想这一文化遗产,绝非不加分析地盲从。例如,玻尔虽然推崇老子主客一体的认识方法,但仍强调需要借助观察仪器这一人类感官的延长,运用实验、观察、推理等方法,来研究认识微观世界。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虽然十分崇尚道家,充分肯定道家的科学成就,甚至曾为自己取了耀丹、十宿道人、胜元子等道号,但他亦清醒地指出道家的缺陷说:“可惜他们未能对实验方法达到任何明确的定义,或把他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加以系统化。”^{[7](175)}他虽然高度评价《抱朴子》这部道教经典“包含着某些看来是高水平的科学思想”,“大大高出同时代的西方所能提出的任何东西”,但同时也清醒地指出其中存在“许多荒诞的、幻想的和迷信的东西”^{[7](469)}。

马斯洛亦是在改造或选择的基础上吸收道家思想的。他虽曾自诩为道家,并倡导科学家、医师、教师、父母将自己“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8](20)},但却主张“以一种‘美国式的道家’为指导”^{[9](95)}。他在《谈谈高峰体验》中强调,要想进行深邃的思索和理论研究,要想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必须将道家顺应自然、不

加控制、谦恭、信赖、松弛与坚定、顽强、固执、戒备、警惕、气盛、好胜等“两个不同方面的特点和能力恰当地结合在一起”^{[8](8-20)}。他对道家自然无为等思想也并非盲目崇拜或照搬，而是结合实践中出现的放任自流等弊病，指出“无为”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可见，西方学者对道家既虔敬谦恭，又坚持理性分析；既吸收其精华，又对相关理论做出必要的弃旧图新和修正。

西方人士对道家思想的虔敬谦恭与理性扬弃并举的态度及其总结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我们看到，在国内外一些心理学工作者那里，还存在着“非西方精神生活的理论不值得研究”等片面观点。心理学界的有识之士呼吁“建设心理中国”，“回到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叙事”^①，这些心理学家的观点道出了我们的心声。一方面，现代中国人需要虔敬谦恭地体悟那些超越时空的道家智慧，将理性知识和现代技术与中国先贤的思想智慧融会，让这些思想精华融入实际生活，化为指导人生的生命智慧，决不对先贤的智慧不屑一顾甚至全盘否定，唯西方马首是瞻，盲目崇拜洋人和西方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我们亦应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是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不能对其不加分析，盲目崇拜，全盘继承。在当今中国的国学教育中，一度出现良莠不分、封建糟粕沉渣泛起的现象，就很值得人们警惕。文化发展的长河既绵延不断，又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根据时代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披沙拣金并加以现代诠释，不断地改进和创新，才能保持文化发展的健康方向。

二、理论阐释与应用践行并举

反思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是当代学者所关注的话题，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之应用价值的研究和发掘，特别是吸收现代诠释学重视应用的思路，考察中国传统经典在回应不同的时代问题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劳思光先生等前辈学者曾概括中国哲学“不在于思辨，而在于实践”的基本旨趣，并批评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学”忽视了“实践性的努力”^[10]。其实，缺乏“实践性的努力”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先贤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智慧主要成了理论思辨和分析的对象，而较少做“实践性的努力”，这显然窄化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视野。

在这方面，西方有识之士的研究向度和经验颇有启示意义。我们看到，西方一些人士不仅对道家思想进行理论阐发和现代诠释，而且加以应用。这种重视践行的取向正好切中了道家注重实践和体悟的基本旨趣。在实修或践行过程中，一些通过分析、思辨、推理等常规学术研究方法难以呈现的道家高妙智慧或可得以彰显。

例如，荣格、罗杰斯、海灵格等心理治疗家将道家自然无为、抱朴守真、虚静冥想等概念或方法与他们的治疗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了潜意识理论以及“以人为中心疗法”“家族排列疗法”“内在之旅治疗法”等新的治疗方法。荣格更将道家的精神贯穿于自己的实际生活之中。他的学生冯·弗兰兹说：“荣格崇尚道家，并且身体力行于道家哲学的生活方式。”^[11]马斯洛则明确地说，当他“在心理学中探险并走遍了各条道路”，并在“认真考虑全部道家的观点”之后，对道家更是推崇备至，主张科学家、医师、教师、父母“必须把我们的形象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 象”^{[8](20)}。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沿着人本心理学的思路，将老子“无为”“真朴”等思想具体应用到心理治疗实践之中，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方法。马斯洛、罗杰斯还分别将顺应自然等宗旨推广到教育领域，提出“学习者中心”教育论，主张学校教育的基本方法应是帮助“任其自然”，教师应以“道家的辅导者或教师”为楷模^{[8](189)}，从而推动了美国的教育改革。

又如，美国的肯尼思·克洛克等管理学家在《管理的终结》一书中列举大量案例论证自我管理的功效，并在多处引用老子的话语，强调民主型组织中的领导者必须能够接受和允许别人领导自己，“就如中国大哲学家老子数千年前说的那样：‘如欲先之，必先后之’”^{[12](156)}。该书作

者区分了三种类型的领导,并将这三类领导与老子“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的论述相联系,“‘不知有之’这种领导随时随地都让人感到非常自然,他总能及时出现,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不知有之’的领导是民主式的领导,他不以身份、地位、金钱、权力和特权来区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12][163]}。而作者以“管理的终结”来命名此书,充分表达出对管控型管理方式的否定。他们将“没有管理的管理”奉为管理的最高境界,这让人明显地感觉到老子“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在西方管理实践中的影响。

具有丰富的养生保健理论和方法是道家具有普遍意义和吸引力之处。早在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卫礼贤翻译的《道德经》和《太乙金华宗旨》就曾引起西方学者和民众对道教哲学和养生保健智慧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更是对现代西方主流医学进行反思,在这一过程中,卡普拉的反思尤为深刻。他指出:“在笛卡尔观念的影响下,医生们看不到疾病的潜在的有利因素,疾病被当做应当消灭的敌人。医学追求着一种企图消灭所有疾病的乌托邦式的理想。”^{[13][101]}接着,卡普拉将目光投向了道家的生命智慧,他赞赏说:“道家的圣人意识到,流动在观察生命世界时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意识到,对立的但又互补的倾向看来是生命的精髓。”^{[13][225-226]}卡普拉看到,道家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观察生命世界以及对立又互补的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些有识之士的努力,道家的生命智慧日益渗入西方民众的实际生活之中。

美国著名教育家韦恩·戴尔更是将《道德经》视为“以和谐、道德、崇高的态度对待世间万物的生活总则”^{[5][前言]},将自己对《道德经》的体悟特别是其中有助于提升人生、缓解困惑、优化性格的智慧诉诸笔端,撰写了《改变思想,改变生活——老子智慧的现代启迪》一书。他还在全书各章的结尾处列出“现在行道”,指导人们身体力行地实践书中的智慧。该书出版后深受美国民众的欢迎,不仅跃入《纽约时报》畅销书籍榜,并在随后的64周内保持在亚马逊畅销书TOP10之中。时至今日,该书的销路依然不错。《纽约时报》称赞道:“这本书最终能永久地改

变你对生活的态度……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平和心态”;《华盛顿邮报》称它为“一部可运用于日常生活、追求平和和幸福生活的宝典”^{[5][封底]}。韦恩·戴尔对《道德经》生动而又深刻的诠释,让该书和其同名讲座备受欢迎,他促进了古老道家思想的生活化、普及化,从而“活起来”“火起来”,是非常成功的道学西用之典范。

这些将道家思想与应用践行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让道家思想在千年之后、万里之外的现代西方遇到了众多的知音,使道家思想在更大范围内生根、开花、结果。

西方人士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吸收应用道家思想的成功尝试向人们昭示,中国哲学具有融通东西文化并进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对于人类的安身立命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道家思想研究不仅需要人们沿袭传统的思辨、分析、论说、考据等“纯学术”方式,还需要在“实践”等“核心部分着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需要与从事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养生学等应用型学科的同仁携手并肩,共同体悟和发掘道家思想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宝藏,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精华“活起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心理治疗家探索出了将道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如,杨德森、张亚林将《老子》思想与心理治疗实践相结合,借鉴西方的认知疗法,创造出“道家认知疗法”;邓云龙将儒释道思想与现代心理治疗相结合形成“悦纳心理疗法”。他们将这些方法相继在湖南和全国多地推广应用,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治疗效果。可见,将理论研究与应用践行相结合有着广阔的前景,我们应当在理论层面展开研究,同时进一步深入生活世界,总结并践行道家智慧以滋养民众的身心健康,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更好地担负起知识分子“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的崇高使命。

三、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互鉴

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开展文明交流互

鉴，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文明都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各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同样，对客观世界之本质规律的反映和总结也是有着多个面向的，科学研究的途径和方法更是多种多样的，“任何方法和方法论思想都有其一定的作用，又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他们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具有互补效应”^[14]。东西方虽然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表达方式，但各有其优点和局限，需要相互交流、相互融通、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如此，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促进世界的和谐与和平。

20世纪西方精英对道家文化的吸收正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之缺陷进行反省和超越之基础上的，是在中西文化互鉴的大视野下审视和了解自身，进而取长补短、为我所用。

例如，荣格、马斯洛等心理学家认识到，西方机械主义心理学盲目照搬自然科学的还原论方法，导致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偏离了健康的轨道，西方传统的非此即彼或排斥异己的思维方式造成了种种问题，应该转而接受道家“整合一统的、协同一致的思维”。

荣格在与老师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曾经在探索的道路上徘徊了十五年，是《太乙金华宗旨》帮助他走出了困境。从这些经典中，荣格看到了蕴含于其中的智慧，促使他认识到“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片面分化不得不屈服于东方的兼容并包和简单纯”^{[15](304)}，“大大地澄清和确证了我在努力缓解欧洲人的精神痛苦时所一直寻找、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许多东西”^{[15](305)}。他推崇对立面彼此平衡等道家智慧，坦言东方富有哲理性的相对论“具有无比贡献”，“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力”^{[16](75)}。他认识到，西方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让理性意识膨胀，因而产生了“意识过度发达”的弊病，“从未让心灵在平静的环境中质朴地发展”，而道家自然无为的修炼方法正是针对后天意识过度发达的治疗之法，是获得自身解放的关键^{[3](84)}。这种“让一切顺其自然”“无为而为”的思想正是西方文化中所缺乏的，非常需要借鉴道家质朴无为的处事态度，故他将无为原则贯穿于“积极想像”的程序与步骤过程中^{[17](112)}。

在对西方两端对立、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他吸收道家的自然无为、对立统一等思想，开创了分析心理学这一独树一帜的心理学流派。

西方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也认识到了西方科学范式的不足。西方经典科学遵循的是寻找一个建立在基本概念基础上的无矛盾的逻辑体系。在经典物理学的语言框架中，粒子是物质，波是能，但在量子力学中，这一科学信念与科学事实之间却发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1927年9月，玻尔提出了“波粒二象性”，即量子系统的对象既是粒子又是波，或者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波粒二象性”是任何辐射与物质都具有的内在的和根本的性质，二者是互相排斥的，但同时又都是确定存在的，只有将这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才能获得对微观世界的全面理解^{[18](58-59)}。玻尔上述思想及思维方式在西方文化史上是少有先例的，西方思想强调理性和逻辑上的一致性，不能容忍对事物的解释中出现矛盾。

玻尔年轻时就曾读过丹麦文版《基督以前的老大师和他的著作——“道德经”》，他关于基本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理论，是受到老子对立互补思想影响并将其运用于科研领域而开出的现代文明之花^{[19](41)}。他进而将互补理论发展成为互补哲学，应用于学科之间的互补与综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客观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他更将互补理论拓展到民族文化领域，强调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互补性。他顶着巨大的压力，针锋相对地否定当时纳粹所鼓吹的“雅利安人种文化优越论”，阐明人类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与互补，体现出了一个科学家的勇气和良知^{[20](135-136)}。

又如，理性知识和理性思维活动是西方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但这并非科学研究的全部。理性和非理性思维活动都不可或缺，直觉思维和顿悟、灵感这些非理性的方法同样也会给予科学家新的领悟，并使他们富有创造性。在这方面，卡普拉这位卓越的美国物理学家的观点具有启示意义。

卡普拉从世界观的高度来看待道家思想等

中国传统思想的借鉴意义。他认为,“笛卡尔、牛顿以来,我们的文化就一直被推理知识、客观性、定量概念所困扰,致使我们在对待人的价值和人的经验上常感到不保险”^{[13](239)},过分强调科学方法,强调理性的、分析的思维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生态的态度”^{[9](31)},因此,应当从世界观的层面进行转变。他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中指出:“物理学已发生了数次观念革命,它们清楚地揭示了机械论世界观的局限性,并且走向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13](37)}他明确地指出:“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和最美妙的生态智慧”^{[13](310)},揭示了道家智慧对于西方“根深蒂固的反生态的态度”所具有的警示意义。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戈金亦从东西方文化互鉴、互补的立场强调理性思维与直觉思维相结合的重要性。他多次强调,应当将西方传统的实验和定量方法与中国传统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21]。

西方科学家的这些观点揭示出以“无为”“静观”“顿悟”为特色的中国传统直觉致思方式对于西方理性思维、定量方法的补充意义。我们知道,老子的对立统一等思想不是通过科学实验发现的,也没有逻辑推导的过程,而是以经验或直觉的方式获得的。老子认为,通过言说、分析、推理等方法无法体认大道,而只能通过“致虚守静”、向内反求、直觉体认的方法来领悟和把握“道”。这是一种无法依赖感官、不能借助于逻辑推理的内向直觉体悟的认知方法。因此,一味地崇拜西方理性知识或非此即彼、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虚静”“内观”“顿悟”等非理性智慧妄自菲薄甚至粗暴地否定和排斥,显然是不可取的。

一方面,我们固然需要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决不可对中国先贤的无为、直觉、顿悟等非理性智慧弃之不顾。将二者结合,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才是明智的态度。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道家思想在西方绽放异彩,离不开现代科技和理论的深厚土壤以及有识之士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玻尔、普利戈金、

卡普拉等科学家对道家思想的吸收是建立在西方已有科学理论、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之上的。同样,分析心理学、人本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等流派也是西方科学心理学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在科学心理学充分发育之后再对其缺陷进行反思的结果。因此,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是经过科学洗礼的文明发展链条上新的一环,他们对道家思想的借鉴和吸收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博采众长。

诚然,由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差异,西方人士对于道家的理解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有的认识甚至还很偏颇。例如,汤因比一方面推崇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也指责说:“道家肤浅地忽视了社会道德的理想……它对社会则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6](275)}显然,这些评价不符合历史事实^[22],是对道家伦理思想及其关注政治、关注民生的责任意识缺乏了解而产生的偏见。

对于这些偏见,我们应予以澄清,但亦可看到中学西传过程中的复杂和艰辛。乐黛云先生曾指出,18世纪的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西方文化精英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灵感和启迪,“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23](导言)}。同样,在20世纪,“道学西用”也是一个“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的复杂过程。道家思想和现代西学代表着人类认识发展的不同阶段,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不能等量齐观,更不应产生“古已有之”之类的盲目自大。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道学西用”过程中的“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厘清原典的本来意涵与现代诠释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尤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总结这些融会东西文化的经验进而借鉴其成果?因为这些成果经过了现代科学的洗礼和哺育,蕴含不少合理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吸收和运用这些思想、理论和方法,对道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有助于我们从现代科学的新视角审视这一落满了历史尘埃的学术资源,拨开笼罩在道家修炼活动之上的神

秘迷雾。例如，道教内丹心性修炼方法对于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中的理论、概念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操作方法和程序难以掌握，其作用机理不易解释。借鉴现代西方心理治疗学的理论和方法可能有助于这些修炼理论和方法的现代转型和操作、普及；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手段对其调治效果进行测评，其中的功效或将更具有实证意义；借鉴荣格的“潜意识”等现代心理学理论来解读道家“致虚守静”“心斋”“坐忘”等心性修炼方法，或通过脑波检测仪器对其开展相关实验，获得定量分析数据和实证结果，可沟通学心性修炼与现代西方心理学，有助于揭示道家养生智慧和心性修炼的内在机理。在中西文化互鉴的视角下，道家智慧与当代科学理论和相关知识体系有望有机地结合，道家思想这一古老的学术资源可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更有效地调治现代人类的心理问题，开发人类的潜能。

又如，老子与哈耶克虽然都认识到理性和知识的局限性，但老子的时代和《老子》的文体等因素决定其对此缺乏理论论证和阐发，而哈耶克的“默会知识”“必然无知”等概念背后则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他对于人类理性之局限性的分析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论证之上的。吸收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老子“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等箴言的意义，在中西方文化互融、互鉴的开阔视野中认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从而在进行决策时更为谨慎小心，广采博纳。

我们还应看到，中西方文化互融、互鉴的意义决不限于某些具体学科领域，更可以修正西方现代社会的身心二元、人类与自然对立、自我中心等错误理念。同样，西方科学家所创建的中西融汇成果亦可为我所用。例如，普利戈金吸收道家思想智慧创建的耗散结构理论，就被不少中国人借鉴运用到党建、思想教育、企业管理、经济学甚至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之中；吸收了道家智慧的分析心理学、人本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等心理学理论和心理治疗方法，亦被应用于中国的心理学理论建构和心理治疗的实践当中。这一切，都展现出中西文化互鉴、互动、互补、互融而带来的现代文化发展的光明前景。

四、结语

西方学者吸收、应用道家思想的事实有力地证明：道家思想中蕴含的有机整体思维模式、对立统一的方法论、虚静默会的认知方法等思想智慧有助于为西方科学研究提供独特的观察视角、思维方式和认知路径；正反相因、抱朴守真等处世智慧有助于为充满焦虑和不安的现代人类构建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尊道贵德重生、性命双修的生命整体观和身、心、灵互动的养生方法，有助于弥补西方主流医学的短板，促进人类的整体健康；自然无为、谦下包容、和谐弃争等行为原则更是缓和冲突、协调人际、优化性格的良方。在全球冲突加剧的今天，这些智慧更加凸显出独特的救世价值。

今天，我们正在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但不少人似乎还未注意到，道家思想早已在异国他乡生根开花并结出了硕果，这让我们自豪、自信，更激励我们自省和奋进。道家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总结和借鉴“道学西用”之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和向度，深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工作，更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华传统智慧的当代表达和世界表达。促进中西文明的互鉴与平等交流，发挥道家思想救世解危、健心养生等积极作用，让道家的思想精华“活起来”，“火起来”，结出更多现代文明之果，润泽中华，普惠天下。

注释：

- ① 李明在第二届文化与心理治疗论坛大会发言——“心理中国——时代困顿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张西平.“他者”眼里的中国[N].光明日报,2007-07-31(国学版).
- [2] 荣格.荣格自传[M].刘国彬,杨德友,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338.
- [3] 荣格.评述——分析心理学与中国瑜伽[M]//卫礼贤,

- 荣格. 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 通山, 译. 上海: 东方出版社, 1993.
- [4] 约翰逊, 克尔兹. 《道德经》与心理治疗[M]. 张新立,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
- [5] 戴尔. 改变思想, 改变生活——老子智慧的现代启迪[M]. 王强, 刘飒, 译. 天津: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 2009.
- [6] TOYNBEE A. 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7]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科学思想史[M]. 何兆武, 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8] 马斯洛. 人性能达的境界[M]. 林方, 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9] 霍夫曼. 洞察未来: A.H. 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M]. 许金声, 译.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8.
- [10] 劳思光.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点意见[M]// 刘笑敢.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 反格义与全球哲学.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11] 申荷永. 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117.
- [12] 克洛克, 戈德史密斯. 管理的终结[M]. 王宏伟,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4.
- [13] 卡普拉. 转折点: 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 冯禹, 向世陵, 黎云, 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14] 刘大椿. 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540.
- [15] 荣格. 荣格文集[M]. 冯川, 等译.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7.
- [16] 荣格. 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 黄奇铭, 译.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7: 75.
- [17] 申荷永. 荣格与分析心理学[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18] 李增智, 胡艳艳, 孟湛祥, 等. 玻尔的并协原理与我国古代阴阳学说[J]. 物理与工程, 2003(2): 58-62.
- [19] 否尔霍耳特. 尼耳斯·玻尔的哲学背景[M]. 戈革,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41.
- [20] N. 波尔. 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M]. 戈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35-136.
- [21] 湛垦华, 沈小峰, 等. 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M]. 西安: 陕西科技出版社, 1982: 序言.
- [22] 吕锡琛. 善政的追寻: 道家治道及其践行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475-500.
- [23] 乐黛云. “中学西渐”丛书[M].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On modern inspirations of western utilization of Daoist philosophy

LV Xic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western world has been faced with various contradictions and crises so that some scholars have resorted to Daoist philosophy as a remedy for social maladies. Distinguished figures such as Niels Bohr, Joseph Needham, Ilya Prigogine, Frifjof Capra, Carl Jung, and Abraham Maslow applied insights from Daoism to multiple fields including psychology, physics, management, political science, and health and wellness, thereby writing new chapters in whic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omplement, integrat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inspires us, to creatively transform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eepen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We should not only have a reverence for the wisdom of the sages, but also transcend, re-interpret, transform, and innovate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not only conduct deep research into the classics, but also apply their wisdom into practice, and not only emphasize cultural confidence, but also emphasize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o expand the methods and dimensions of research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pproach will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globally.

Key Words: Daoist thoughts; modern utilization of Daoist philosophy; modern interpretation; revitalize; inspirations;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编辑: 胡兴华]